

〔英〕杰弗里·阿切尔
雷君山 江放



圣像的秘密

7561.45
1037



圣像的秘密

〔英〕杰弗里·阿切尔著

雷君山 江放 周希敏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8903627

8356/04

圣 像 的 秘 密

〔英〕杰·阿切尔著

雷君山 江放 周希敏译

● 责任编辑：易和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875 插页：2

字数：260000 印数：1—9150

ISBN 7—217—00478—9

I·184 定价：3.95元

湘人：88—14

第一章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66年5月19日

俄国领导人低头凝视手中的一幅精致的小画像说：“这是一件赝品。”

他在政治局的同事说：“那是不可能的。沙皇这幅圣·乔治与龙的圣像在列宁格勒冬宫的严密警卫下已有50年了。”

老头子说：“不错，扎博斯基同志，但是50年来，我们一直是在警卫一件赝品。沙皇一定是在红军攻入圣彼得堡并打下冬宫前的一些时候就把真迹换走了。”

随着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下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脑变得忐忑不安，在椅子上不断动弹。在控制了克格勃多年之后，扎博斯基从今天清晨四时被电话铃声惊醒并获悉总书记要他向克里姆林宫汇报那一刻开始，就马上意识到自己是处在老鼠的地位。

这个身材矮小的人问：“您怎么如此肯定这是一件赝品呢，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说：“我亲爱的扎博斯基，因为在过去18个月内，对于冬宫所有珍品产生的年代，都进行了用碳精加以确定

的检验。这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现代科学方法。”他的话中带有对他新近学到的知识的炫耀。他接着说：“我们一直视为国家的稀世珍品之一的一幅杰作，却是在鲁勃廖夫^①的真迹出现500年之后画成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怀疑地问道：“那么，这是什么人干的？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专家们告诉我，大概是一名宫廷画家画的，他一定是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才受命临摹出这样一件复制品。”俄国领导人回答说，“冬宫的艺术总监一直惴惴不安，因为在像框背面没有象沙皇所有其他珍品那样，按照传统镶嵌着一个小小的沙皇银皇冠。”

“可是我一向以为那个银皇冠是在我们还未进入圣彼得堡之前就被猎取纪念品的人摘走的。”

“不对，”总书记冷冰冰地说，他每说完一句话，两道浓眉就竖起来，“取走的不是沙皇的银皇冠而是那幅画。”

“那末沙皇取走那幅原作能做什么用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几乎象是自言自语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同志，”勃列日涅夫把手放在他面前的小画像的两端，一边说，“选定你就是为了要你来找出答案。”

克格勃主席第一次显示出没有什么把握的神情。

“你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着手处理的线索吗？”

^① 俄国大画家。(1370~1430)

“很少。”总书记承认。他打开从办公桌最上层抽屉内取出的一个公文夹，低头看着一份用打字机密密札札地打下来的文件。标题是“圣像在俄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份长达10页的报告是人们通夜不眠准备出来的，而这位俄国领导人最多只浏览一下。勃列日涅夫真正感兴趣的是从第四页开始。他迅速翻过前三页之后大声念道：“在革命时期，沙皇尼古拉二世显然认为，鲁勃廖夫的杰作是他可以当作通向西方的自由的护照。他一定先叫人临摹了一件复制品，然后把它放在他书房内原来悬挂真迹的地方。”俄国领导人抬起头来，“除了这些，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着手处理的依据了。”

克格勃的头子看来仍然茫然，他不明白勃列日涅夫为什么非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卷入一件不太重要的杰作失窃的案件。他问道：“我们认为真迹有多大重要性？”他想找出更多的线索。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俯视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

“没有任何事情可能是比这更重要的，同志，”这是扎博斯基得到的意想不到的回答。“为了寻找沙皇的圣像的下落，我将在人力和财力方面满足你认为是必需的任何要求。”

克格勃的头子说：“总书——同志，要是我依照你所说的去办事，花的钱可能很轻易地大大超过画像本身的价值。”他这样讲的时候竭力想要掩饰自己的怀疑情绪。

“那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说，然后停顿一下等待这句话所产生的效果，“因为我要追查的并不是圣像本身。”他背对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向窗外望去。他的目光无法越过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而看到红场，对此他一直感到不痛快。又过了一会

他才郑重其事地说：“沙皇卖掉这幅杰作所得到的代价，只够尼古拉斯按他习惯的生活方式度过几个月至多也许是一年。不是圣像本身，我们认为，只有沙皇秘密地藏在圣像里面的东西，才会保障他本人和他一家安乐地度过余年。”

总书记口中哈出的气息在他面前的大玻璃窗上凝聚成一个小圈。

“什么东西竟然会是那么宝贵的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问。

“同志，你还记得沙皇曾经向列宁许诺以什么东西来换取他的生命吗？”

“记得，但是事实证明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藏匿在……”他在说出“圣像之内”这几个字之前突然住口了。

扎博斯基默默地站着，不能看到勃列日涅夫脸上浮现出的胜利微笑。

“你到底还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同志，你知道吗，文件一直藏在圣像之内，而我们却一直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那幅圣像。”

这位俄国领导人呆了一会才转过身来把一张纸交给他的同事。“这是沙皇的证词，表明我们本来可以在圣乔治与龙的圣像之内找到所藏匿的东西。当时，在圣像内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只能使列宁相信，那是沙皇为使他一家免于处决而可怜地编造出来的瞎话。”

扎博斯基长时间地阅读沙皇在被处决前几小时签署的亲笔

证词。他的双手在他还没有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开始颤抖起来，前额沁出大滴汗珠。他前后左右地看着一直放在主席办公桌当中的那幅比一本书大不了多少的小小画像。

勃列日涅夫接着说：“在列宁逝世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相信沙皇所说的事情。可是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圣像，我们一定也将获得曾经许诺给我们的文件。”

扎博斯基说：“鉴于那些签署这一文件的人们具有的权威性，谁也不能对我们的合法要求提出质疑。”

“主席同志，情况无疑将会证明是这样。”俄国领导人回答说。“我还深信，如果美国想要拒绝承认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会得到联合国和国际法庭的支持。但是我担心的是，现在时间对我们不利。”

“为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问道。

“看看沙皇证词上写明的期限，你就明白在履行协议方面，我们这一方还剩下多少时间了。”

扎博斯基低头注视沙皇亲笔草写的日期——1966年6月20日。他在交还证词给总书记时，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上司交付给他的这项任务有多繁重。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继续自言自语地说：“所以，扎博斯基同志，你可以看出，在最后限期之前，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能发现圣像真迹的下落，那就会在实际上使约翰逊总统的防御战略成为一张废纸，美国那时就将沦为俄国棋盘上的一个卒子。”

第二章

英国 阿普尔肖

1966年6月

“给我挚爱的独子，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海军上尉亚当·斯科特，我遗下500镑。”

虽然斯科特早就预料这笔钱会是少得可怜，可是在律师从自己的双光眼镜上瞟他一眼的时候，他尽量笔直地坐在椅子上。

坐在庞大结实的办公桌后面的老律师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年青人。亚当突然意识到律师对他的凝视，心神不安地用手梳理一下他的浓密黑发。霍尔布鲁克先生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文件上。

“给我挚爱的女儿，玛格丽特·斯科特，我遗下400镑。”亚当没办法不使他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父亲甚至在他采取最后行动时，在细节上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

霍尔布鲁克先生对于斯科特小姐相对说来的不幸无动于衷，继续以低沉的声音读下去。“给汉普郡板球俱乐部，25镑。”亚当心想，总算都给了。“给阿普尔肖教会，10镑。”亚当陷入沉思，人死了也是教会成员。“给我们的忠实的花匠威尔福·普劳

德富特，10镑。给我们的帮工马维斯·考克斯太太，5镑。”

“最后给我亲爱的妻子苏珊，我们结婚以后共有的房子以及我余下的资产。”

亚当听到律师宣读最后一点时不禁想要放声大笑，因为他怀疑，爸余下的全部资产和房地产，就算他们卖掉他的一切有奖债券以及他在战前建造的几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总共值不值1000镑。

可是母亲是军团的女儿，而且是不会抱怨的，她从来就没有抱怨过。如果上帝也如罗马的某位教皇一样，要再宣布哪些人是圣徒的话，那么阿普尔肖的圣徒苏珊将会同圣徒玛丽和圣徒伊丽莎白一同登上天堂。在亚当的心目中，“爸”一生为一家树立了他们所要严守的崇高的道德标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亚当一直认为他比所有的人更值得钦佩。有时这种想法使亚当觉得很别扭，因为自己同摇摆的60年代潮流总是格格不入。

亚当开始心神不定地坐不住了，料想这些手续即将结束。他希望他们越早地离开这间阴冷乏味的小小事务所越好。

霍尔布鲁克先生再次举目望着大家，而且咳了一声清嗓子，仿佛他即将宣布谁将得到一幅戈雅的名画或是一颗哈普斯堡钻石的遗赠。他把双光眼镜推到鼻梁上端，然后低头注视他刚已故委托人的遗嘱。斯科特一家三位活着的成员默默地坐着。亚当心想，他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不论内容如何，律师显然曾对最后的一项遗赠反复加以考虑，因为他象一位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的演员那样宣读，中间只

看了原文一次。

“我还留给我的儿子，”霍尔布鲁克先生停顿一下，“这一个封好的信封，”他说着把信封举起来，“我只能希望这能给他带来比它给我带来的更大的幸福。如果他决定拆开这一信封，那么他必须接受一个条件，那就是他永远不能把它的内容透露给其他任何活着的人。”亚当看了他的妹妹一眼，但她只是微微地摇摇头，显然也象他一样感到莫名其妙。他把目光转向母亲，她看上去受到很大震动，是出于恐惧还是苦恼？亚当拿不准。霍尔布鲁克先生没有再说一个字，就把那个旧得发黄的信封交给上校的独子。

房间里每个人继续坐在那里，谁也不大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霍尔布鲁克先生最后把写着“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特殊功勋勋章获得者、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杰拉尔德·斯科特上校”的薄薄卷宗合起来，把椅子往后挪开，慢慢走到上校的遗孀面前。他们握握手，她说：“谢谢你。”亚当认为，这是一种有点可笑的礼貌表示，因为在处理这件特殊的事务中唯一得到一些好处的就是代表霍尔布鲁克——霍尔布鲁克和盖斯科因律师事务所的霍尔布鲁克先生。

他站起来，快步走到他母亲身旁。

她问道：“霍尔布鲁克先生，您跟我们一道去喝茶吗？”

律师说：“亲爱的夫人，我恐怕不能去了。”亚当不耐烦再听下去。霍尔布鲁克所收的费用显然不足以让他再花时间出去喝茶。

他们离开律师事务所。亚当让他的母亲和妹妹在他们家的

小莫里斯牌汽车后座坐定以后，自己立刻坐到驾驶座上。他把汽车停在海伊街中间霍尔布鲁克事务所的门外。他想，阿普尔肖的街道上至少到目前还没有黄线的标志。在他刚要发动汽车的时候，他母亲很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卖掉这辆汽车。我现在没钱来保留它，汽油已贵到一加仑六先令的地步。”

玛格丽特劝慰她的母亲说：“我们今天先不要为这件事操心吧。”可是她的语气表明她同意她母亲的意见。“亚当，我很纳闷，那个信封里面可能写了些什么事情。”她说这句话是想要转变话题。

“准是对我如何利用我的500镑进行投资的详细指示。”亚当试图让她们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

“不要对死者不敬。”他的母亲说。同样的恐惧目光又出现在她的脸上。“我曾请求你的父亲毁掉那个信封。”她接着说，声音低得象耳语一样。

亚当明白这一定是许多年前他父亲提到的那个信封，他噤了嘴唇。当时他亲眼看到他父母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次激烈争吵。他仍然记得父亲刚从德国回来几天之后在那次争吵中怒气冲冲地高声讲话的情景。

爸那时坚持说：“我一定要打开它，你不明白吗？”

他的母亲回答说：“永远不行。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之后，你至少得依从我这一点。”

自从那次大吵以后已过了20年，他再也不曾听到他们提起这件往事。亚当仅有一次跟他的妹妹谈到它，她也说不清楚他

们到底为什么争吵。

亚当在他们到达海伊街头的的一个三叉路口的时候踩了刹车。

他向右转，继续开出村庄，沿着一条蜿蜒的乡村小路走了一英里才把这辆老旧的小莫里斯汽车停下来。亚当跳出汽车，打开一座小屋的格子结构的大门，门内是一条穿过平整的草坪通向房间的小径。

“我相信你应当动身回伦敦去。”这是他的母亲走进客厅时说的第一句话。

“妈妈，我不急，没有什么不能等到明天的事情。”

他的母亲又说：“随你的便，我亲爱的。不过你不必为我担心。”她抬头凝视这个使她如此怀念她的杰拉尔德的高高的青年。要不是鼻子上面一个轻微的疤痕，他本来会长得象她的丈夫一样漂亮。同样的黑头发和深邃的棕色眼睛，同样的坦率诚实的面孔，甚至连对待所遇见的每个人都是同样温和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使他们陷入目前悲惨境地的同样崇高的道德标准。她接着说：“不管怎样，总有玛格丽特来照料我。”亚当盯着他的妹妹，不知道她现在会怎样对待阿普尔肖的圣徒苏珊。

玛格丽特最近已同一位市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订婚，虽然婚礼推迟了，但她希望不久就将开始自己的生活。感谢上帝，她的未婚夫已为一幢离家只有14英里的小房子交了首批付款。

他们一道喝茶。母亲独自凄凉地述说他们的父亲的美德和不幸，没有人打断她的独白。玛格丽特收走茶具，让他和母亲两人单独在一起。他们曾以各自非常不同的方式热爱他，但亚

当引为终身遗憾的是，在爸生前从未让他知道他的儿子是多么尊敬他。

“既然你现在已不在陆军任职，亲爱的，我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他的母亲心神不定地说，因为她想起这种事情对于他的父亲曾是何等困难。

“妈妈，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他回答说，“外交部表示要再和我面谈一次。”他希望这样讲会使她放心。

她说：“而且，你现在有了500镑，这应当使你的日子好过一些。”亚当满怀爱心地对母亲微笑，心里想，她那次在伦敦住了一天已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现在单是同别人合住在切尔西的那套房间，每周就要付4镑房租，而且他还不能不吃饭。她抬头看着壁炉台上的钟，对亚当说：“你最好还是动身吧，亲爱的，我不愿意想着你在天黑以后骑着摩托车上路。”

亚当弯下腰吻她的前额，说：“我明天打电话给您。”他往外走时在厨房门口回头向他的妹妹大声说：“我要走了，我将送一张50镑的支票给你。”

“为什么？”玛格丽特在洗碗池边抬头问道。

“就算是我拥权的表现吧。”他灵巧地关上厨房门以挡住向他扔来的擦碗布。他启动了摩托车，开上B03公路通过安多弗，一直驶向伦敦。这时的车辆大半是离城驶向西部，这使他能以很快的速度返回他在伊费尔德路的公寓。

亚当暗自决定，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不受任何干扰的时候才打开那个信封。近来他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事情，因此不会使他对这样一个小小仪式感到不耐烦。从某

种意义上说来，他毕竟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等待时机以发现现在继承下来的这个信封内到底装着什么东西。

亚当过去曾千百次地听到他的父亲对他讲起他家悲剧的内情。父亲往往抬起下颚，挺起肩膀，一再声称：“这完全是一件荣誉攸关的事情，小伙子。”父亲一辈子都在无意中听到一些卑鄙的人们的讽刺议论，遇到那些决不愿让人看到与他经常在一起的军官们侧目而视的眼光。亚当太了解他的父亲了，他从来也不相信，他的父亲会卷入人们窃窃私议的变节勾当之中。亚当一手松开车把，下意识地摸摸他衣服里面口袋内装着的信封。

他试图把过去所听到的一些事实拼凑起来。1946年，在他15岁生日的那一年，他的父亲辞去了在陆军中的职务。《泰晤士报》曾经撰文表彰他的爸爸，说他是一个才能卓越、精通战术的军官，勇敢顽强，战绩显赫。他的辞职，出乎《泰晤士报》记者的意外，他的亲人也为之惊愕，他统帅的团感到震动，因为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曾认为，再过几个月，他的肩章上就将缝上交叉的剑和权杖的标志。

上校突然未加解释地离开他的团，因此人们在事实之外又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故事。有人想打听事情的真相时，上校只是说，他对战争已感到厌倦，他觉得应该是想办法多挣点钱的时候了，以便让苏珊和他自己在不太晚的时候过退休生活。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对他说过的话信以为真。事实上上校设法为自己找到的唯一工作不过是当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干事，人们对他的解释就更不相信了。

完全由于亚当已故祖父佩勒姆·韦斯特莱克爵士、将军在时的宽宏大量，亚当才能够留在韦林顿学院，得以保持家族的传统，从事军事生涯。

亚当离开学校以后，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得到学习的机会。他勤奋地学习军事史、战术和作战教程。他喜欢橄榄球、墙球。不过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夺得了历次横越全国的长跑竞赛桂冠。两年期间，来自克兰威尔和达特默思军校的参赛学员，虽然喘着粗气拼命跑，也只能看到亚当的溅着泥浆的后背。他还是中量级拳赛的优胜者，尽管一个尼日利亚籍的军校学员在决赛的第一轮曾打得他鼻子流血，但那个尼日利亚人却因此以为拳赛就此结束而犯了一个错误。

亚当在1956年8月通过桑赫斯特皇家军校的毕业考试，按学术才能的表现，他名列第九，但是由于他在教室之外的领导能力和模范事迹，在授予他荣誉之剑的时候，没有人感到惊异。亚当从那一刻开始，从不怀疑自己将会步他父亲的后尘而统帅一个团。

亚当得到正规任命不久，皇家韦塞克斯团欣然接受了这位上校的儿子。亚当很快就赢得了士兵的尊重，受到那些不喜欢传播流言蜚语的军官们的欢迎。作为作战训练的战术军官，他是无与伦比的。在执行战斗任务方面，他显然继承了他父亲的勇敢作风。然而，6年以后陆军部在《伦敦公报》上公布提升为上尉的尉官名单中，却看不到中尉亚当·斯科特的名字。他的同僚感到出乎意外，而团内的高级军官却守口如瓶。亚当十分清楚人们不容许他为父亲赎罪，不论他父亲被认为是干了什么

坏事。

亚当终于提拔为上尉，那已是在他于马来亚的丛林中与蜂涌而上的马来亚华人士兵进行肉搏战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之后。他遭到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俘虏和囚禁，忍受了过去不论是多么严格的训练也不曾使他有思想准备的孤独和酷刑。他在被监禁八个月之后逃出牢狱，回到前线后发现自己已被列为阵亡军官而授与军功十字勋章。斯科特上尉29岁时通过了参谋的考试，但是仍然未能在参谋学院获得一个团级职位。他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根本没有希望担任团长。几周以后，他辞去在陆军中的职务，而且觉得没有必要声明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

就在亚当在团内服役的最后几个月，他从母亲那里了解到爸只有几个星期的寿命了。他决定不把辞职这件事情告诉父亲。他知道爸听见以后一定会引咎自责。亚当至少感谢上天，爸去世了也不曾意识到背黑锅已成为他的儿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亚当到达伦敦郊区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回到为自己寻找一个挣钱多的职业这一迫切问题上。这是他近来经常考虑的。在他失业的七个星期之内，他会见他的银行经理的次数超过会见可能成为他的雇主的人们的次数。诚然，他已同外交部预约再做一次面试，但是上次会见中遇到的其他候选人的水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大学资历，使他自惭形秽。不过，他觉得第一次面试十分顺利，而且很快地知道有不少以前是军官的人现已参加外交部的工作。亚当发现，挑选人员委员会主席身佩